

# 酷滑雪、飆滑板之滑遍天下 - 滑雪、雪地滑板大集 合 - 要滑雪,要飆板,到這兒來就對了!

不盡興的紐西蘭北島滑雪日記

類別：紐澳經歷

\_MD\_POSTEDON由 [Ader](#) 發佈於 2000/1/1

這是我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到訪紐西蘭北島的滑雪場，因為印象實在是...太差了，我們實在提不起勇氣再辦一次...，偶爾回憶就好了...

這是我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到訪紐西蘭北島的滑雪場，因為印象實在是...太差了，我們實在提不起勇氣再辦一次...，偶爾回憶就好了！西元1997年8月18日 星期一 天氣：晴到雨

今天台灣因颱風停止上班，我可是心喊不妙；早上六點就到機場幫選手找飛機回家，很幸運的排到機位，還叮嚀選手到雪梨一定要打電話回協會找人接機，沒想到台灣竟是放颱風假！算了，男兒當自強！

租了一部「馬自達」的FAMILY(就是台灣的「嘉年華」)，就上路展開「千里尋友」的任務。一如在基督城發生的情景，我又找錯方向！實在是一個人又要開車又要路不拾「遺」的查地圖，三不五時還要對路標，終於發生『遇路不淑』的事。從奧克蘭到OHAKUNE的路程還真有點遠，路上小睡了一會兒，醒來時嚇了一跳，竟然有個人頭貼在我的車窗上！搞了半天是路邊農場的農夫，看到我把車子停在他家附近特來關心一下。不知道流口水的睡姿有沒有被他看到？

到了OHAKUNE很容易的就找到了失散個把月的小青及眾雪友，他們也很高興能夠見到我，因為我的小車剛好可以幫他們去超級市場載戰利品。念在他們給我一處小小的容身之地，我就將就一點吧！

難到台灣的女孩子都不會燒飯了嗎？竟然是我在掌廚！這些女孩子也真奢侈，還要求四菜一湯！沒有關係，今晚我特別加了李氏特製配料（這是秘密不得公開，反正無色無味有臭！），加料的我都沒有碰。

今天最大的笑話是有人錯把圖書館當舊書攤！話說咱們的口腔科醫生華馨小姐走進一間古色古香的『書舖』，逛逛後很不解的問櫃台說：「貴寶號祇賣舊書嗎!？」，而櫃台也很沈著的回話：「Here is Library!!!」，有夠S P P！

西元1997年8月19日 星期二 天氣：雨

TOURA因天氣不佳而關閉，幾經討論後，大夥決定一探WAKAPAPA。WAKAPAPA也祇開了最簡單的「HAPPY VALLEY」。每次天氣不佳就有人的小屁屁要倒大霉！在釘赤赤漕郊 h 卒後，大部份的人都跟著換上了SNOWBOARD去「HAPPY VALLEY」參加魔鬼訓練營。原則上身先士卒的人都是死的最慘的；別人的情況我不甚清楚，我祇知道我在T-Bar上已經三、四個來回，而釘赤阪場b谷底和SNOWBOARD「促膝長談」and「仰天長嘯」！小不點和陳怡吟也是第一次被SNOWBOARD玩，不由得又讓我想起去年的紐西蘭之旅，哈哈（很爽）！離開雪場時大家都是一身溼，我的手套都可以擠水出來了，手套很傷，看來今年又要花銀子再買雙新的。

晚上寢宮大串聯，各房間把調理好的晚餐揸X來共享。咱們幾個老男人交換了一下意見，搞了半天，除了姚鸞家是媽媽燒飯外，其他房間都是男人上菜！孔子有云：「君子遠庖廚」，原來「君子」就是「女子」。那「君子不重則不威」又該如何解釋呢？難道是說女人都應該要「呷到飽飽」嗎？這值得研究研究！

今日行「二」善，載了二個搖大姆指的阿豆仔。這中間又笑話發智；開車回OHAKUNE的路上，一直

聽到不連續的尖銳聲，我以為是火車的汽笛聲，但又始終張望看不到火車，我問搭便車的阿豆仔有否有聽到，他竟然一臉茫然！莫非我白天見鬼？後來在阿豆仔的仔細觀察，才發現竟是我的雨刷因為玻璃太乾在唉唉叫，又是一個S P P。

西元1997年8月20日 星期三 天氣：晴到暴風雪

我想今天晚上會做惡夢，因為心靈受到嚴重的創傷！

早上起床看到可愛的太陽公公，內心暗自高興，猜想今天絕對是個滑雪的大好天。到達雪場時，最頂端的魯瓦祇J火山很清晰的聳立在我們面前，我們還在想下午來拍拍錄影帶，沒想到好天只有短短的半日。

下午一時左右進曙U休息之前，還祇是飄著細細的小雪。待走到門外準備再上場時，迎面而來一大把的雪花，腦袋裡又浮現出「賣火柴的女孩」在惡劣天氣中叫賣的畫面。已經要打退堂鼓，又被眾將官拱上場去，就上吧！

事先並沒有料到天公伯有此一招，防風面罩也就放在房裡。風鏡以下我那“幼綿綿”的小臉蛋起先僅是微微的刺痛，纜車坐到半途時已沒有知覺，更慘的事還在後面！首先兩個不爭氣的鼻孔開始像關不緊的水龍頭，一滴一滴的流出鼻水；那鼻水夾雜著雪水就滑進了因受凍而近乎「老年癡呆症」而又略開的大MOUSE！我的天啊！！竟然是鹹的（我差點以為是加了鹽的酸梅湯）。沒待我吐出來，它們又因積蓄太多而流到下巴！實在寫不下去了。不曉得有沒有人那時正在纜車下方？好可怖哦！

對於彭爸爸和彭媽媽，今天大概也很難忘吧！在雪場纜車關閉而他們還沒有出現時，大家都擔心他們在雪場迷路，況且彭媽媽的雪鞋後跟又壞了，真怕她因為雪板彈開又穿不上去，我本來要再上纜車去找他們，可是工作人員不部C所幸他們在救護員的協助下安全返回，大家都鬆了一口氣。彭爸爸和彭媽媽從山上一路鬥嘴到山下(我很難忘！)。我想這對我也是一種教育，千萬不要隨便讓初級滑雪者在天氣不好的狀況下自由活動，尤其是在這種處處可滑的大雪場。晚上在鎮上幫彭媽媽買雪鞋時，聽店員都說明天是真正的好天，可以相信嗎？Who knows！？

西元1997年8月21日 星期四 天氣：晴

據說今天是本季以來最最好的日子，我實在太感動。不過，那是不是表示本季祇有今天是“完整”的晴天呢？無論如何，大家都過了快樂的一天。

繼續昨天未竟的影帶拍攝，期望讓眾將官能留影存証（我可憐的手又再度吹風受凍）。天天都是下雪天的好處是到處都有鬆雪可以滑；由於滑道的雪都很軟，摔倒也不會痛，更增加了大家的信心。在拍攝告一段落後，就帶領著眾將官逛山去也。TOURA的天然鐘繚齒釵n幾個，膽子大一點技術又好一點的，可以盡情享受一躍而上的快感（譬如說我啦！）。膽子大一點但技術「肉肉」的也可以掛掛人肉乾，上不了高點就趴在邊邊；譬如說斯斯、靄彌啦！膽子小一點技術也「魯肉腳」的就 - 『啊 撲！』，黏在雪上，臉要朝下，屁屁還要動幾下；譬如說小不點啦！。總而言之，滑也眾生摔也眾生。

西元1997年8月22日 星期五 天氣：狂風暴雪

又是一個TOURA關閉的日子，大家祇得回到悲慘的「HAPPY VALLEY」，這真是「名不符其實」。雖然今天WAKAPAPA還開放山勢較低區域的纜車，但是所有的滑雪客都擠在那窄窄的滑道上，真有給他無聊！在接近中午的時候，風勢逐漸變小，通往高處的快速纜車在眾人期盼之下開動了，我、家安、靄彌、斯斯、小不點當然是一馬當先勇往直上。坦白講WAKAPAPA的滑道蠻危險的，受到二年前魯瓦祇J火山爆發的影響，岩漿把滑雪場給大整形了；巨大的火山岩散落在滑道之中更顯得場地的險峻。在快速纜車跑沒一個小時，天氣又急轉直下，一見苗頭不對，趕快把家安他們往下帶，有一段幾乎都是冰塊的大斜坡，大部份的人都被迫用屁屁滑下去的（因為摔倒又沒機會站起來），而來自台灣的我們卻是少部份用腳滑下來的！路上幫忙了一位玩SNOWBOARD的小姐，看到她自風鏡以下被強風吹成豬肝色的臉蛋，我又想起了前天的事，有點反胃！

當決定休息時，看到小青和彭家妹妹正在快速纜車上往山頂而去。除了小不點，我們又都再上了一次

，我想我們的決定是正確的。一方面擔心小青她們不熟地形，另一方面快速纜車也因風勢太大而停開；本團僅有七個人上到快速纜車，我們四個不要命的就上了二趟，實在是幸運。

早上出門時大地是一片綠油油，回OHAKUNE時，白雪已經鋪滿全區，這在紐西蘭還是第一次見到住宿區下雪的景象，It is pretty！晚上大夥都到鎮上打牙祭，明天團體就要離開這兒，我到底是要留下來還是跟他們進奧克蘭呢？想到天無三日晴，唉，明天再說吧！

西元1997年8月24日 星期天 天氣：陰雨

昨天沒有寫日記，因為我從早到晚開車超過十二個小時！到了飯店就昏迷在床上，算了，不要再談了。

能夠坐上飛往台灣的飛機還真是有點幸運，要不是紐西蘭航空誤點，我可能還在奧克蘭後補明天經雪梨飛香港再轉台灣的機位。送小青他們進機場後，我就到國內航空機場排前往皇后鎮的班機。紐西蘭安捷航空搞了一個大烏龍；他們要我搭十點半自基督城到皇后鎮的飛機，但是卻不管我怎麼從奧克蘭趕基督城。問題是十點鐘我還在奧克蘭！眼見回南島無望，右手臂受傷後還是不見起色，不如回台灣吧！就這樣在和澳洲安捷航空數度交涉後（安捷航空有分紐西蘭和澳洲兩家公司，兩家是不同的），他們同意讓我轉搭紐西蘭航空返台，就這樣我又和眾將官在機上會合，我太佩服我自己了。親愛的DADDY和MAMMY，我回來了！